

有梦有家就是年

潘玉毅

这些年,几乎每到过年时候都会听到“年味越来越淡”的抱怨以及对小时候过年光景的怀念。有人说,当一个人开始怀念的时候说明他老了。而我觉得,怀念小时候只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小时候。同样,如果我们不珍惜现在,当有一天我们老了,也会因为没有好好把握现在而后悔。

对于国人来说,过年是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幸福。所以,离家的游子无论挤多挤的车、走多远的路都要赶回家去。如歌词所写“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我们心中,这世上最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那段旅途。于是乎,才到腊月初七八,很多人的心早已站到了站台上、飞进了机场里。放眼我们周围,乡愁是一张难买的车票,买到票的人喜笑颜开,买不到票的人愁容满面。尽管有买到票的人因为没有取得成绩又担心父母盘问而萌生近乡情怯的思绪,但与他们的似箭归心比起来这就不算什么了,那些没买到票的人为

了团圆甚至有选择骑行回家的。

可见,年没变,年味没变,变的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年味“淡”了,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口味重了。小的时候,一到年关我们只想着过年,但是现在却有太多东西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没有时间出去应酬,没有时间陪伴家人;当我们通过复制粘贴转发祝福短信,却怪别人没诚意,连个问候也没有。我们真正应该反省的是自己,因为是我们把自己隔离了,这年味才变得“淡”了。

什么是过年,过年无非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什么是幸福,幸福无非是排除万难一起过年的决心。大鱼大肉不是过年的精髓,过年的精髓是爱,是情。我们每个人离得开家,离不开牵挂。无论是子女不远千里回家,还是父母逆流去和儿女团圆,个中都是满满的爱。其实直到现在,很多旧的年俗仍在,只是换了一种包装,换了一个形式,就像熟悉的和陌生的人新年见面都会说一声“新

年好”“新年快乐”,年味便深藏其中。

年味不是挂在屋檐下的灯笼,不是贴在门框上的对联,不是搭在祠堂里的戏台,也不是一个个红包、一份份压岁钱,而是你离家在外想要知道家人是否安好、父母是否健康的心,是看了一眼还想再看一眼爸爸妈妈妻子儿女的渴望。其实,这一眼或者不看没有多大关系,但是看到了,我们才觉得这个年过得踏实——这是年真正的味道——幸福的味道。

幸福不是赚很多的钱,住很大的房子,过很好的生活,而是这些好的东西都有你喜欢的人与你一起分享,即使清贫,一家人也能和睦相处,其乐融融。著名作家冯骥才说过:“年实际上是一种努力生活的理想,一种努力理想化的生活。”过年有家可回、有梦可做,生活才有奔头。因为有家人、有梦想,努力就有动力、有方向。

如今,年味随着时光慢慢地飘远了,春运大军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奇幻漂流。对于离家的人来说,这世上难熬的心情,都不及离家的那番惆怅。但我知道,无论他们走多远,当年关近了,他们多半会回来的,因为亲情是一条无形的脐带,即使离家再远,也为他们指引着回家的方向。

小寒微暖

潘玉毅

正如农谚所传:“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北风吼。”从气象上来说,小寒可能是一年中寒冷的日子,朔风如刀,直欲将人割得遍体鳞伤。但我们若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它,小寒其实也是温暖的。

当时光的脚步走到小寒这一刻,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差不多就要或者已经开始了。尽管很多人都说现在年味淡了,再没有小时候过年的感觉,但年还是年,不管味道再怎么淡,它依然在人们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尤其对于离家在外的游子来说,更是如此。无论你在事业上取得了何等了不起的成绩,过年不能回家与家人团聚终究是一种遗憾。不信,你且看你的周围——

小寒前后,那些为了生计、为了理想在外打拼的人们早早地规划好了回家的路线,收拾起了行囊和心情,买票、订车、

准备礼物。虽然离过年还有些日子,但对那些忙碌、奔波了一年的人们来说,归心已如离弦之箭,早就飞回了那个有可能在几百米开外也有可能几千公里之外的故乡。

“小寒之日雁北乡,又五日鹊始巢,又五日雉始雊。”人与动物骨子里对于故乡的那点思念原是一样的,想到回家,便会有一股暖意在心里涌动。但这暖意是细微的,细微到不可觉察,毕竟离出发尚早,仿佛一杯酒已经放在水壶里烫上了,但是才过不久,微微有点温度。而农历年与小寒的距离时近时远,温度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唯有一点是相同的,“近乡情更怯”,随着年关愈来愈近,这股暖意与日俱增。

城市里,马路两边的树枝已被园艺工人修剪得差不多了,遇着冰冻之年,还

常常被刷上一层层颜料,裹上一件件衣物。农村里,靠手艺吃饭的木匠、瓦匠、泥水匠们也都陆陆续续地停下了营生,跑到山上给杨梅树施肥,天气虽冷,几锄头挥下来,身体便开始发热了。竹林里,挖笋的人们将林子翻了一遍又一遍,放眼望去,几乎已经找不到一处平整的地面。神奇的是,依旧有人来,依旧有笋可挖。或许,此山也是温暖的,正如小寒给人的感觉。

唐人元稹有“小寒”同题诗,尾联云“莫怪严寒切,春冬正月交”。这种季节的变化,人的肉眼难以识辨,但心中慧眼可识万物,只要一提起小寒,人们便知道春天近了。于是,即便肌肤上感受到的是阵阵寒风,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一个春暖花开的世界。

偶尔,疏疏密密地下一场雪,白居易那首诗便自脑海里跑了出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仿佛小寒把冬天藏在了记忆里,把春天藏在了祝福里。



过年(组诗)

白俊华

年的密码

无论海角还是天涯
有炊烟的地方
就有血浓于水的牵挂
一条路到底有多长
脚
从来不正面回答

风,从遥远的地方来
盘旋在街口
焦急地
等待一个人
说句明媚春天的话

那只不知名的小鸟呀
煽动晶莹的翅膀
喊着:爸爸——妈妈

军营的年

军营的年

有寒星冷月有大漠边关
有一双眼睛
正在哨位上,扫描
路上的春天

军营的年
有粗犷东北有巧秀江南
有两盏灯笼
正在大门口,搜寻
远方的温暖

军营的年
有欢声笑语有寂寞香甜
有数道身影
正在夜空下,丈量
绵延的思念

军营的年
有钢枪闪烁有新声如剑
几缕潮湿
正在窗口前,聆听
花朵的呼唤

在青海

常佰旺

在青海
拖着行李箱从杨家湾走出
门时
我知道
家乡的温度
早已熨烫好了我的身体
不忍心就这样轻轻转身
撇下我身后一缕缕温婉的
时光

火车一路向北
南飞的候鸟擦着我的心头
而过
我再也没有把生活往后
回想
只是
这一段不长也不短
刚好的距离
我已走了多年

在青海
我收敛了一贯抒情的调子
没有把栽种在我诗歌里的
油菜花
写成天山的雪莲
天凉了
我想
我应该不是唯一一滴
被湟水救起来的水吧

在青海
我眼睛里除了
从天上走来的纯净的月亮
我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人孤独无助的时候
我想
到达你心底的路
应该比黑夜里
徒步走到天亮更远吧



古诗词里寻“春节”

陈赫

在边关征战,远隔千里,自己虽然在莺啼燕语的都城,可一颗心早就飞到了黄沙漫天的边关。就想问一问边关的元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征战,让亲人回归故乡?

其实这首诗里的情景,直到今天,依然还在上演。

当我们合家团聚的时候,在茫茫的戈壁沙漠,在巍巍的雪域高原,在葱葱的海岛之上,在漫漫的国界线上,有多少我们的战士,在守护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又有多少个妻子儿女,在万家团圆之际,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自己的亲人?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在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而已。

“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宋代诗人戴复古的《除夜》,写的是除夕

夜的情景。扫净屋舍,洗去旧尘,然后烧香祭拜天地,告别去岁,迎接新春。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这首《拜年》,讲述的与我们前些年的明信片有些相似。不要求见面,只是希望通过拜贴来问候。因此我的屋中,早上堆满了各种名贵的拜帖。我也随潮流向他人投送拜帖,人们只会嫌弃简慢,而不会嫌弃这其实只是空虚的礼节。

百节年为首,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节日,就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每到春节的时候,无论车票多难买,回家的路多难走,总有一股力量会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家的路途。我想,那份炙热的情感,就是爱吧!

